

热点追踪

今年是新中国第一个跨流域大型城市调水工程——引滦入津工程正式通水40周年。近日,由中铁十八局集团、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共同策划制作的纪念引滦入津工程通水40周年纪录片《思源》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纪录频道黄金时间播出。该片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于一体,主题鲜明、立意深刻、感染力强,受到社会以及业内广泛关注。日前,该片主创在采访中分享了引滦入津工程背后的感人故事。

纪念引滦入津工程通水40周年纪录片《思源》

讲好“新时代引滦故事”

本报记者 张洁

让老影像焕发新生
唤醒引滦工程记忆

水,是城市发展的生命线。历史上的天津,曾是河湖纵横的“北国水乡”。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京、津、冀遭遇严重干旱,海河成为天津人民赖以生存的“蓄水池”。海潮倒灌,市民只能喝氯化物超标的“苦咸水”。

那时,天津市第一发电厂已经停止发电,纺织、印染、造纸等大型企业随时面临停产,这个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工业城市,被缺水扼住了命门。为了应对天津水源危机,1981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英明决策,实施引滦入津工程。

滦河,一条大旱年份里也不曾干涸的生命线,发源于河北北部,蜿蜒于燕山峡谷,水量丰沛,水质清澈,距离天津相对较近。引滦入津,就是将滦河水从潘家口水库引出,经大黑汀水库调节,经总干渠,到达引滦分水枢纽,滦河水再由这里流向天津,总工程全长234公里。

《思源》尽管是一部50分钟的单集纪录片,但其创作的难度并不比多集的纪录片低。据该片导演路一帆介绍,多集的纪录片可以根据不同的主题进行架构,每个主题讲述一个单独的内容。然而,单集纪录片更像是院线式的电影表达方式,它需要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并且这个故事中要蕴含着多层的含义和线索内容。因此,单集纪录片有其独特的魅力。

摄制组足迹遍布广东、广西、陕西、宁夏、四川、河北等地,拍摄素材总时长超过2000小时。路一帆介绍,摄制组分为四路进行拍摄:一路寻访引滦沿线,从天津出发,沿着疏水明渠向北行进;一路则前往广东和广西,拍摄了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以及老战士;一路则前往宁夏、陕西和四川,拍摄引汉济渭输水工程以及引滦入津的亲历者;还有一条游击线,采访了与天津相关的人物,包括歌唱家于淑珍、关牧村等,以及一些在河北的引滦老战士。

为了更好地还原影像资料,节目组对大量的素材进行筛选。路一帆说:“通过AI(人工智能)的算力和算法,我们对画面的细节进行了优化,观众可以看到,许多细节经过AI处理后,画面的清晰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同时也恢复了当时的色彩和明暗效果。此外,我们还对色彩进行了补偿,使画面更加生动。感谢技术的迭代升级,让我们的老影像焕发新生,观众也可以从这部纪录片中看到更加细腻逼真的老影像。”

铁道兵老战士回“阵地”
讲述奇迹背后的故事

纪录片中,有一幕给许多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铁道兵老战士们重回四十多年前工作的隧洞。为了确保这一幕顺利拍摄,摄制团队两次深入输水隧洞进行取景拍摄。开始拍摄时正是输水的间歇期,这给了摄制团队一个特别好的拍摄机会。第一次拍摄,摄制组跟随水利部门的工作人员一同进入隧洞,用了将近三个小时完整地走过阴冷潮湿的10公里隧洞。在第二次的拍摄过程中,摄制组邀请了老战士们来到现场,向观众讲述那段令人震撼的故事。路一帆说:“隧洞很窄,很黑,水汽很大,地质条件复杂,我们第一次进入隧洞时,确实感到有些危险。重走这条路,我们能够切身体会到四十多年前铁道兵战士们的艰辛。尽管自然条件恶劣,生活艰苦,但他们仍然全力以赴。”

引滦入津是新中国第一次跨流域、跨省市的大型引水工程。其中最艰难的,是在我国地质年龄古老的燕山山脉中,穿越200多条断层,修建一条9.69公里的隧洞,这在我国水利史上前所未有。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成立于1948年。战争时期,他们修筑了一条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和平年代,他们为新中国的铁路建设事业,逢山凿路、遇水架桥。引滦入津工程,是铁道兵部队负责的第一个大型引水工程,这个工程对于铁道兵部队有着特别的意义,这是部队在兵改工前的最后一站,是这支英雄的部队在脱下戎装之前要完成的最后一场战役。

在河北省迁西县景忠山,铁道兵第八师拉开了引滦工程隧洞施工攻坚克难的大战序幕。按照当时的技术条件,这条近1万米的引水隧洞即便两头同时开挖,至少要15年才能打通。而国家给出的工期是5年,天津市决心要在3年内打通隧洞。面对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任第八师副参谋长的景春阳,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思路——“长隧短打、分兵包抄”。经过科学论证,铁八师决定在引水隧洞上方,同时开凿15个通往隧洞的斜井,共开辟32个工作面,同时掘进,从而大幅缩短工期,开创了一种史无前例的隧洞开凿新方法。

在隧洞正式开凿时,这些深度不一的斜井成为战士们必须迈过的第一道关。引水隧洞12号斜井,是在整个隧洞中最深、最长的,从斜井口到正洞,有527级台阶,相当于爬一座30层的楼房。时任铁道兵第八师36团2营营长的王

广斌就是这里的“口长”,他说:“平时我们走,那都是一口气跑上来,跑一趟水鞋里一半水一半汗,那绝对是超强度的锻炼。”

广西隆安群山深处,这里是铁八师40团5连战士许冠群的家乡。40年前,就在引滦工程激战正酣的那个冬季,许冠群收到一封家乡的来信,是父母催促他尽快回去与妻子完婚。作为运渣队的一员,班上少一个人都会耽误工程进度,许冠群不愿在此时离开战场。壮族习俗,只有老大结婚,弟弟妹妹才能婚配。进退两难的许冠群反复和父母商量,最后决定,为妻子举办一场“没有新郎的婚礼”。许冠群说:“为了天津700万人民能喝到滦河水,那么多年当兵,记忆最深的就是这个,结婚是小事了。”和许冠群一样,许多官兵主动推迟婚期、假期,还有很多人带病带伤坚持施工。

当时有个顺口溜,“地下水长流,塌方没个头,石如豆腐渣,谁见谁发愁。”隧洞施工面临着塌方、滑坡、透水的多重考验,关键时刻,亟待一支尖兵打开局面。

在铁道兵各个施工部队中,40团承担的2500米隧洞是最长的。时任铁道兵第8师40团团长解少文介绍,40团在实际工作中总结出了不少实战经验,比如当隧洞塌方后,在前面用石头砌个墙,以防止进一步的塌方,然后使用高压泵将水泥注入墙体,使其固定。三天后,当水泥凝固后,可以打开隧洞。

那时,施工陷入了胶着,为了争取时间,团长解少文果断决定,在三个斜井旁再开凿三个竖井。竖井打通后,砂浆石料也可以从竖井直接运输下来,这大大缩短了运输距离,加快了施工进度。正是由于有了这三个竖井,40团的施工进度快了很多,成了整个隧洞工程施工部队的榜样。

一杆风枪、一把铁锹,铁八师40团先后战胜了267次较大塌方,穿过了71条断层和破碎带,克服了泥石流和地下水等多重困难,被誉为“能征善战,开创新局面的‘老虎团’”。和“老虎团”一样,引滦部队官兵不断学习掌握新技术,喷锚支护、挂甲喷浆等当时最为先进的施工方法,都运用到了隧洞施工当中。

时任铁道兵第八师39团老战士李计生回忆说:“40年了,有些东西是一生中永远也忘不掉的。一次我们在10号洞附近,这个位置在两座山的中间,有一天我打风枪的时候,上面塌方,下来了几百斤重的石头,把我们打风枪的架子都砸塌了,推渣的一个战友最后没救过来。”

遭遇如此特殊的情况,部队领导决定将这个连队撤下来休整,但连官兵没有一个人肯下来。李计生说:“那绝对要坚持下来,退缩是孬种。老铁道兵的精神不能忘,逢山凿路,遇



水架桥,不管是再有困难,你都得上。”

路一帆说:“在拍摄中,我们被李计生老战士那双饱经风霜的手所震撼。他的手指关节已经严重变形,这是由于他常年在一线工作,受到风湿病的影响所致。纪录片中有一个画面非常有震撼力:他面向远方,伸出手臂,用变形的手敬礼。四十多年的付出和操劳,让他的双手变成了现在的模样。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让我们深感敬佩。”

谈到为什么要冒着巨大风险去开凿隧洞,老战士们异口同声地说:“为了让700万天津人民能够喝上滦河水!”他们的回答也让路一帆颇为感动,他说:“为了这个理想和信念,他们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全身心投入隧洞建设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跟拍新时代建设者和工程
展现代代相传的引滦精神

1983年3月28日晚上8点55分,引滦隧洞全线贯通。原定3年的工程,仅用了1年零4个月全部完成,这不仅创造了新中国水利史上的奇迹,更创造了伟大的引滦精神——为民造福的伟大思想,顽强拼搏的革命斗志,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

1983年9月5日上午8点,大黑汀水库和引滦枢纽,依次提闸放水,清甜的滦河水一路流淌,奔向234公里之外的天津。歌唱家于淑珍说:“水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抢着捧着喝,那个幸福啊。如果你没有那个经历的话,你就没有感觉现在的水有多甜。作为天津人,我们只能永远怀着感恩的心。引滦入津真是人民和解放军豁出命来干的!”

在1984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天津歌唱家于淑珍深情演唱了《滦水香茶献亲人》。潺潺滦河水流进了天津人的心里,也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天津,注入了发展的动力。

1984年1月1日,铁道兵整建制撤编,由兵改工。天津第一时间张开怀抱,热情接收引滦功臣们“回家”,许多参与工程的铁八师战士就此留下,成为天津人,和这座城市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眼下,国家重大水利工程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全力推进。作为打通东西江、东江水系的重要通道,工程通水后,将有超5000万人口受益,进一步解决广州、深圳、东莞等地生活生产缺水问题。

如今建设者们面临的困难,与40年前的景忠山,如出一辙。强大的土压、水压,对盾构施工、内衬钢管安装提出了挑战。在地下60米深的工作井里,曾经铁八师40团的传承者们,24小时不停工,顶着潮湿、闷热,紧张奋战了四年。在项目现场,“老虎团”的标志格外醒目。

作为当年“老虎团”最后一批在职老兵,引滦入津工程是徐福周参与的第一仗,而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则是他坚守的最后战场。40年过去了,工程环境早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当年的精气神,却在一代代人的手中传承了下来。中铁十八局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A5标段项目安全员徐福周说:“如今,‘老虎团’精神已经是我们的灵魂。”

时常想起战友的李计生,如今有了更多的安慰,他的儿子李鹏从父辈手中接过了接力棒,如今是引汉济渭工程的建设者。李鹏是中铁十八局引汉济渭工程TBM(全断面硬岩隧道掘进机)运输班班长,他说:“孩子3岁时我就在引汉济渭工程上,到现在孩子都13岁了,可能我和他也就见了七八次,我觉得亏欠家人太多了。”小时候,李鹏特别不理解为什么别人的爸爸都在身边,而自己的爸爸却不在。现在回想起来,他也成为了那个不在身边的父亲。作为建设者,他们一直在默默付出。

从引滦入津,到引汉济渭,再到珠三角水资源配置;从西康铁路秦岭隧道、青藏铁路,到我国第一条时速350公里的京津城际铁路、京沪高铁;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再到“一带一路”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承引滦精神的这支基建铁军,继续勇担重任,筑路架桥,让民心相通,梦想相连。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闫广天说:“这支部队创造了引滦精神,无论铁道兵时期,还是兵改工后的十八局,一直是一支敢打敢拼、能打胜仗的队伍,也是一支善于创新总结,在技术上敢于闯出一条路的队伍。时代在变,环境在变,十八局传承于铁道兵的引滦精神,永远不会变。”

路一帆说,通过跟拍新时代的建设者们正在建设的项目,他们深刻感受到精神传承的力量,这正是引滦精神跨越40年经久不衰的写照。路一帆说:“在这些建设者们铿锵有力的话语中,让我们感受到制作这样一部纪录片的意义在于传承和弘扬引滦精神。饮水思源,我们应当对40年前为这座城市付出的人们心怀感激。同时,我们也应继承并发扬他们为这座城市的付出所付出的精神,这是我们无尽的精神财富。引滦精神不仅仅是天津的,更是整个中国的。”

非遗新传

赵伟“葫芦庐”要不断融入新的文化价值

本报记者 徐雷雷



在葫芦一角,失败了;水大了或是肥大了,葫芦胀裂了,称为“炸模”,导致图案模糊变形,称作“瞎模”,也是不行;极少能有一个范得非常漂亮、饱满且花纹清晰的葫芦,如果有就等于中了奖。

从设计、制模到播种、耕田,一直到最后的结果,晾晒,我将范制葫芦整个过程总结为36步,其中任何一步出现差错,都没办法得到完美的作品。在我工作室展出的一件“八不正”葫芦《福禄寿》,是我目前最满意的范制葫芦作品。八不正,是典型的清代宫廷葫芦形式,上下两个肚子都要范制成见棱见角的正方形,还要再有吉祥花纹。和瓷器珐琅器一样,葫芦界也有“一方顶十圆”的说法。八不正葫芦的棱线极多,全靠石膏模子把它憋成这样,失误率很高,也格外珍贵。我制作的这个八不正葫芦,上面有整整100个福字,福上加福,有很好的寓意。

这些年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也在传统工艺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创新,比如将传统制模具所用的瓦片、木头,改为硅胶、石膏、塑料,这样的模具外壳更为坚固,葫芦成形的几率也大大提高。另外葫芦的生长周期很长,一年只结一次果,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可能葫芦遭到病虫害或是生病,就无法成形,那之前付出的辛苦也就白费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研发了一种可以预防葫芦生病的药物,这样有效提高了葫芦的成活率。

记者:您一直强调非遗不仅要传承,更要创新,“葫芦庐”的创新还体现在哪些方面?

赵伟:现在工艺进步了,作品很容易被复制,那么如何让“葫芦庐”一直走在葫芦工艺的

最前沿?那就要坚持原创,我现在每年都要制作上百个作品,并且这些作品的设计都结合了我们的传统文化,比如与中国的香道、茶道、文房四宝相结合,今年我还开始制作一个新的系列,就是将葫芦范制成我国著名艺术家的形象,未来我会陆续再完成其他的作品,将葫芦文化与艺术结合在一起。

完善评审标准
促进葫芦产业规范前行持续进步

记者:目前“葫芦庐”已经传承至第五代,您是如何挑选传承人的呢?

赵伟:其实最早我收过42个徒弟,那时候“葫芦庐”刚被评选为区级非遗,就有孩子来找我学,我想既然孩子们想学,有这个兴趣,我就愿意教,所以徒弟也越收越多。但被评选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后,我觉得我的责任不再是给孩子们培养一个兴趣那么简单了,我要做的是传承非遗、弘扬非遗文化,我有责任把独具中国特色的葫芦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那么在挑选第五代传承人上就要制定更加严格的标准。第一条就是要专职从事葫芦行业,将制作葫芦作为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一直觉得,做一件事要不就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制作葫芦是一个需要潜心钻研的事,不经过长期积累是不行的。第二条就是残疾人优先,我定期开设面向残疾人的培训课程,我觉得对于这类人群来讲,就业是一个很大的困难,而制作葫芦恰好是可行的,解决了他们实际的生活问题。第三条是有美术基础的高中生优先,目前我们培训过的学员中就有清华大学的硕士,还有广西艺术学院毕业的硕士,我希

葫芦谐音“福禄”,自古便是吉祥的象征。用葫芦加工制器的历史由来已久,距今已有千年历史,范制葫芦便是独特的范(范即葫芦)器工艺之一。“葫芦庐”起源于清光绪年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天津葫芦制作技艺代表性项目。“葫芦庐”中的“庐”字意为“房子”,寓意是希望爱葫芦的人都能聚到这里来。作为第四代传承人,赵伟致力在继承传统葫芦制作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在作品设计上融入中国文化,希望以葫芦为桥梁,将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创新的基础
是掌握纯熟技艺和提高审美能力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葫芦庐”的由来,以及您是如何成为第四代传承人的?

赵伟:“葫芦庐”是我太爷创立的,距今已有一百二十多年的历史了。我太爷是从种葫芦开始,但是葫芦毕竟是一种自然生长的作物,表面多多少少都会存在一些瑕疵,我太爷就开始研究葫芦的制作工艺,比如用香烙在葫芦上面画一朵花来掩盖一些长得不好的地方,就这样我们家一代一代将葫芦的制作工艺传承了下来,已经传承了五代。

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培养我,但并不是一上来就教我怎么制作葫芦,而是从绘画开始。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住平房,一放学小伙伴们就都在马路上玩,但我写完作业还要学画画。我就只能搬个小板凳,坐在家门口一边画连环画,一边眼巴巴地看着别人玩。父亲对我很严厉,小时候的我并不理解,但现在回过头再看,我很感谢父亲这些年来对我的培养,为我在今后的葫芦制作技艺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葫芦的制作工艺有很多,但不论是烙画、醒模、雕刻,还是制模、制范,手艺人的根基是

望我的下一代传承人,在传承的基础上能够有所创新,不断融入新的文化价值,让“葫芦庐”能够一直走下去。

经过层层筛选,目前我还有十多位徒弟,每半年我会组织一次学术讨论,让大家把自己制作好的作品拿出来进行交流,每年还会投票评选,如果连续三年都在末位,那就会被淘汰。因为我希望我挑选出来的传承人是具备持续进步能力的,就像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能仅仅停留在过去,也要不断向前走,和我们所处的时代融合,才能走得长远。

记者:下一步“葫芦庐”如何向前走,您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吗?

赵伟:目前我国已经成立了国家级的葫芦行业协会,因此我第一个设想是制定一套完善的葫芦评审标准。因为葫芦的种类有很多,每个种类也分好与坏,但对于不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来说可能很难分辨,我们制定出来这个标准,再通过这个标准来规范葫芦的定价,通过协会每年发布葫芦产业状况,评选出葫芦制作名师,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葫芦市场价格虚浮的乱象。第二个设想是我希望能够将我国古籍中记载的葫芦制品通过现代的技术进行还原,并将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留存下来,这也是我给自己定下的一个目标。第三个设想是要进行“一带一路”葫芦文化巡展,这些年来我也走访了二十多个国家,发现每个国家都有制作葫芦的工艺,我想既然世界各地都有葫芦,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葫芦作为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将中国的葫芦文化传播出去,让全世界看到中国文化的魅力。第四个设想是我要将葫芦与文旅进行融合,近年来我们建立了“葫芦庐”艺术馆、葫芦主题博物馆、世界葫芦种子库、葫芦新品研发实验室、葫芦文创及数字产品开发工作室、智慧农业葫芦种植试验区、世界葫芦种植欣赏区、范制葫芦私人定制区、葫芦文化体验区、自然教育示范园等,下一步还要挖掘整理天津的历史文化与葫芦文化融合,通过线上、线下各种各样的传播形式,让人们感受葫芦从种植到制作再到完成的乐趣。另外,我们还开发了葫芦宴、葫芦酒,下一步我们还会开发各种各样的文创产品,让人们在休闲娱乐的同时,全方位地感受葫芦的独特文化。